

臺北圖書館所藏

敦煌古鈔目錄

石田幹之助撰

邱榮錫譯

敦煌所見之古鈔本大量保存於英倫、巴黎及北京之事，無人不曉。日本及其他各地亦有零星收藏，亦學者所周知。然臺灣之國立中央圖書館藏有百五十餘卷敦煌殘本，則似乎尚未爲世人所詳悉。固然此藏較之於倫敦、巴黎及北京者，於數量上不過數百分之一，於種類上則捨北京殆皆佛典、日本等地亦僅少數不論外，亦與英法所藏不可同日而語。雖然，此百五十餘卷仍不失其頗足珍寶之價值。非僅此也，其所以未爲學界討論之一原因，乃其目錄迄未完成，且多未見公開之故。迨乎一九六七年夏，潘重規先生遊巴黎倫敦，翻檢兩處所藏敦煌遺籍，會母疾，倉卒返台，於侍母病之暇，每日赴國立中央圖書館善本書室逐一檢讀，隨即筭記，成「國立中央圖書館所藏敦煌卷子題記」一卷，發表於新亞學報第八卷第二期。（有抽印本、本文三二一～三七三頁，圖表一六頁，有序又英文序一頁）記云：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二日臺北某撰。據現館長屈翼鵬教授及前館長蔣慰堂先生云：此等古鈔本係自抗戰期間至戰後由李盛鐸之女及葉恭綽氏所得者。

本書著錄古鈔本凡一四七種，其中六十六卷撰者謂已見「敦煌遺書總目索引散錄」。（筆者按：此散錄余數年前似曾閱之，作有筭記，惜今翻索不得，願就教於近時渡華訪該館古鈔本之先生有道）茲將其記之例信手舉列數種如左。固然例中有繁簡，時亦加以編撰者潘重規先生之案語。曰「重規案」云。或稱某處曾依據專門語學家之解釋云。又每條冠以阿拉伯數字，係圖書館登錄號碼，即「國立中央圖書館編目草簽」卡片所載者。其不載簽號者（如頁三二七～三二八、三五五～三七三，筆者假定本書所錄總號爲17、17a、108～145）計四十部蓋未經上述「草簽」編目者。（又下列諸例係隨意斟酌譯出，附以筆者二三案語）

[70] 007515「金光明經」：北涼曇無讖譯。存一卷、六朝人寫卷子本，黃楮、紙薄，十一紙半，行十七字，四界，不諱世字，民字，第一紙微損，起自「白佛言世尊是

金光明」訖末行：題「金光明經卷第一」止。

[72] 007523「金光明最勝王經」：唐義淨譯。存一卷，唐人寫卷子本。黃楮，二紙半，行十七字，四界。起自「金光明最勝王經，堅牢地神品第十八，龍興僧奉」，末行訖「金光明最勝王經僧慎尔耶樂叉大將品第十九」。重規案云「『龍興僧奉』四字恐後人所益。卷中有『覺皇寶檀大法司』及『斬邪』二印，皆徑方二寸有餘」（筆者按「徑方」云云則其一爲圓印歟？）

[73] 007538「大方便佛報恩經」：不著譯人。一卷，唐初寫卷子本，黃楮，四界，字工，不諱世字民字治字，有墨筆校字。起「爲繩以道側」，訖「歡喜作禮右邊而去」。題：「大方便佛報恩經孝養品第二」。重規案云：字體似隋人書。

[97] 007524「大般涅槃經」：北涼曇無讖譯。存一卷，唐寫卷子，黃楮，十八紙，完好。行十五、十六、十七字不等，四界，不諱世字。起題「大般涅槃經卷第十七」，訖末行「大般涅槃經卷第十七」。卷末有「三界寺藏經」長方墨印…（中略）其題識下有「梅庵」陰文方印一，又「吳盒」陽文方印及「歙許龍父游龍所得」長方朱印各一。編者潘先生案云：此可資考本卷出處及舊藏者之線索，又云：「此卷係原裝裱，原漆木軸，原題識，最完整。」今案：此類記舊藏家者，他卷亦偶見之，如〔107〕004747，六朝人書十地論不動地第八卷之十，注袁克文（袁世凱子）舊藏，〔146〕台046金光明經鬼神品第十八及〔147〕台047，大方廣花嚴經卷六十六，均注「滄縣張溥泉先生舊藏」。

此處宜加注意者：約凡百五十卷古鈔本中，有四部係藏文古經。即〔84〕007521、〔85〕007550、〔86〕007549、〔89〕007547，編者均注云：「番文經一卷，舊寫卷子本」，〔84〕云：「白楮、三紙、綾裱甚精」，其末行有佛像飾方形墨印云。並引精于藏文友人吳其昱說：「此經首尾具全，書體工整，藏文本，見甘殊爾秘密部北京版第十六，二四三b～二四九頁。同題別本見同筭二四九a～二五四a，又見東京影印之北京版第七册第三六一號、三六二號經，三〇一、四～三〇三、五；三〇三、五～三〇五、五頁。中文題曰「大乘無量壽宗要經。」蓋中唐吐蕃侵占河西時代漢譯者。不載譯人名。『大正藏經』收第十九卷，九三六號經。其譯者或謂「法成」，然「尙非定說」。蓋北宋法天亦嘗漢譯，大正藏十九卷，九三七號經是也云云。此經首題梵文作：Aparimi-tāyur nāma, mahā-yāna, sūtra. 卷首卷末藏文均作：Tshe dpag-tu myed-pa,

shes-bya-ba, theg-pa, čhen-poḥi mdo. 末記鈔者之名作 Koñ-tshe gis bris, 似爲「Koñ tshe所記」之意。(Koñ tshe 似又寫成Koñ tse, 見巴黎敦煌出藏文寫本 p. 987, 988, 992, 1429等) (下略) 編者又案云：此經卷亦已自敦煌發現梵文，于闐文，回紇文本，數十年前訖今，爲日本、歐洲學者所研究云。

[85] 007550, 番文經，一卷，舊寫卷子本，白楮一紙。

[86] 007549, 番文經，一卷，舊寫卷子本，白楮二紙。吳其昱氏云：「7550 係7549所欠前段，二者合爲一卷。全經共百二十八行，題記二行，首葉首行題梵文經 A-parimyi-tha-a-yu-nama-maha-naya-na-sutra, 第二行 與最末葉 第三行題藏文經：Tshe-dpag-tu myed-pa shes-bya-ba theg-pa čhen-poḥi mdo, 7549號末葉四、五行，有書寫校對者題記，曰：Jehu brtan koñ bris, ban-de phab dsañ shus, phab-či yañ shus, dpal-mčhog sum. shus, 吳氏又案曰：此二行意爲 Jehu brtan Koñ 書，比丘 phab dsañ 校，phab-či 再校，dpal mčhog三校。Jehu, brtan, Koñ 之名又見於巴黎國民圖書館敦煌本「百千頌般若經」，p162 a 及1944。phab dsañ, phab či, dpal mčhog 三名，又見於倫敦印度省文書館藏之藏文無量壽宗要經。(ch, 87, xlllb, 及 ch, 87, xllld) 惟 phab dsañ 一名最習見於敦煌卷子。如今存巴黎藏文「百千頌般若經」p1322, 1403, 1404, 1424, 1429, 1437, 1438 等皆可見其名，云云。

[87] 007547番文經一卷，舊寫卷子本，白楮一紙。紙背有中文題記一行曰：「倉雜文抄」。吳氏云：藏文經題作：śes rab-gyi-pha-rol-tu phyind-pa-stoñ, phrag-brgya-pa, dum-bu bshi-pa bam-po sum-ču-gčig-go (即百千頌般若波羅蜜多第四部第三十一編)，末句作dbañ-po lha dbaṅ po-rnams, ma bral-ba lags-sam(五根於五根，爲遠離爲不遠離)，並云：此段經文爲甘殊爾，見於東京影印之北京本第七三〇號以下。當玄奘譯本「大般若經」第三百五十四卷，初分，多問不二品第六十一之四，大正藏二二〇號，第六卷八二一頁第二欄，第五行起至第二十七行止。又梵文本「百千頌般若經」之前半十二品(全書四分之一)曾由 pratāpacandra Ghoṣa編訂，一九〇二年～一九一四年出版於加爾各答云。

敦煌佛典中混雜與佛教大相逕庭之基督教、摩尼教、道教等經典之事，雖不待贅言。惟本編所錄之中，亦有疑爲道教之經典闕入，編者潘先生蓋嘗重視之，將其一種影印

揭於七圖例，亦所以證此事歟？此等道教經典即：〔60〕004717「太上元陽經」：不著撰人，存二卷。編者逕案：「子部道家，唐人寫卷子本。」黃楮，四紙，行十七字，四界，起自『樹珍寶莊飾然此仙館』訖『始年十四乃往久遠日』，不譚世字民字。」云云。

其次爲「存第十六（殘）太上元陽經淨土品第十七，（全）太上元陽經莊嚴品第十八（存標目及正文一行）」云。

又〔60〕004774道經殘卷，子部道家類，一卷，唐人寫卷子本，黃楮二紙，第一紙缺損，行十七字，四界。不譚民字。第一行僅存「初受」二字，第二行存「岳名，山洞天宮館及四」九字，第二紙迄「神尊曲垂哀愍」。

〔62〕004721「太上業報因緣經」：不著撰人，唐人寫卷子本。黃楮，三紙半，行十七、十八字不等。四界。不譚世字民字。起「太上業報因緣經卷第一」，訖「見有皇后常立百座。」次行有標題「開緣品一」云云可相較。此卷紙背抄般若波羅蜜多心經。

又如混雜道教典籍一樣，似乎與佛教無關之僧徒俗講用之「變文」亦混入其中。例如：

〔136〕「盂蘭盆經」編者注云：「唐人寫卷子本，白楮，八紙，首紙殘缺，有墨筆校改」。起自「目蓮依教便彼行供養及大眾」訖第六紙「佛子上來道理轉殷勤，聞道還須行孝行，不但自家心裏了，也令衆罪速消除」止，尾題「盂蘭盆經，遼觀故題：此經讚懺（筆者按：「懺」，「歎」之誤歟？）不思宜（「宜」，「疑」字之誤歟？）留傳天下衆人知，有緣得遇諸佛見，蓮花會裡與君倚。」此誠如潘先生案語所云：目蓮救母變文也。

以上偶目之際，隨手列舉編者記注數例爲介，恐掛一漏萬，有欠周到。倘容望蜀之思，以求全備，則本編有未加注登錄號碼之卷，（筆者已補注通號如上，然或有誤數亦未可知。）又圖板亦無原卷號碼，於參照本文解說時固甚便，然似難一時相照應。（此點若熟讀之後即不覺困難，惟比照頗費時間耳）。